

欽定宋史

卷四百
十三
之
十六

宋史卷四百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七十二

趙汝談

趙汝讜

趙希館

趙彥呐

趙善湘

趙與權

趙必愿

趙汝談字履常生而穎悟年十五以大父恩補將仕郎
登淳熙十一年進士第丞相周必大得其文異之語參
知政事施師點曰是子他日有大名于世調汀州教授
改廣德軍添差江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嘗從朱熹訂疑
義十數條熹嗟異之佐丞相趙汝愚定大策汝愚欲驟

以詞掖處之力辭去持祖母服汝愚去國其弟汝讜力
上疏乞留汝愚斬侂冑聞者吐舌兄弟罹黨禍斥去尋
調安慶府教授添差浙東安撫司幹辦公事丁母憂免
喪召爲大社令時侂冑用事熾甚汝談痛憤登壇讀祝
大呼侂冑及陳自强名自强不能堪它日指汝談曰末
坐白哲者何人汝談不爲動以參知政事李壁薦召試
館職擢正字是時吳曦叛上下束手或請就以曦爲王
其人造汝談汝談詰之曰孰欲王曦者可斬其人面發
赤不能對遂以言去主管崇道觀添差通判嘉興府與
郡守王介志合改知無爲軍與光州守柴中行安豐守

陸峻俱稱循吏時金人內變有旨令獻料敵備邊二策其料敵之策曰禍亂猶在河北未遽至河南蓋英雄擇形勢大盜窺貨寶金帛重器俱聚河北河南無大川爲之險欲起安所憑且金素以河南近我置守多完顏氏親黨其下亦令蕃漢錯居所以防慮備盡縱彼喪亂守將欲畔則自畔何至相率盡反然有天下者自不容易一日廢備豈以金人存亡之候爲吾緩急哉其備邊之策曰今邊州大抵無城缺兵少糧鎧仗不足若使自辦何所取資勾諸朝廷安得力給若倣古藩封拔用英傑守郡則併租稅市權之利盡與之免其共貢上不置監

臨下悉聽選辟民得自賦兵得自募凡百悉聽所爲其
有功者亦不遽徙就峻爵秩增異車服給美田宅官其
子孫凡可優寵無不極至使內爲公卿雖貴曾不如守
邊之樂如此則有才者爭自奮勵緩急必能出死力報
上于後河南二十餘年猶爲金守宋沿邊諸郡權大削
兵事無肯任責者汝談之言若著龜然改湖北提舉常
平振饑盡力知溫州改知外宗正作詩勉其族屬皆望
風而化遷江西提舉常平寧宗崩以哀痛得疾賀理宗
表力寓勸戒陳碩曰此諫書也數旬祠授江西轉運判
官辭不獲命之官一月以言者罷先是汝談因疾去官

言者謂其傲睨軒冕不樂爲世用至是彌遠不與祠廼
杜門著述端平初以禮部郎官召入對言倚用老成廣
集忠智訪求衆敝之原辟取可行之策以飭積蠹之蠱
而成終泰之功者願加聖心焉又言大佞似忠大姦似
聖未免信向而擢任之始未見甚失久乃寢至差訛則
綱維之臣將不能不執議論之士將不得而言執之堅
寧不疑其侵權言之數寧不意其賣直至是則不特是
非邪正易位而黜陟予奪失中多矣又曰外之得以窒
吾聽雜吾目擾吾天君者以吾未得虛一而靜之理也
苟得之導我聲色而不能入投我寶貨而不能中扇我

以功名而不能動凝然湛然孰得干之哉改祕書少監兼權直學士院時集議出師汝談反覆言不可輕戰而和尤非計旣而三京收復雖前言用兵不便者亦喜汝談獨有憂色未幾洛師敗朝論始服其先見遷宗正少卿兼權直兼編修國史檢討實錄兼崇政殿說書因講論語而言漢元帝恭儉無過惟以剛不克改明不能繹優柔不斷而漢業遂衰權吏部侍郎升侍讀兼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院同修撰以所注易進講時朝議履畝稱楮汝談言非便迂時宰意京師軍變宰相乞貶秩上已允汝談奏恐失體持不可草荅詔以爲貶秩易審舉

措難宰相滋不悅以言去國提舉崇禧觀起知婺州四
辭不允至郡力勾祠召赴行在四辭權禮部侍郎兼學
士院力辭兼直時金兵新破三閩增秩稱提官楮四郡
獲賞汝談獨蹙額登對首疏言邊面無可倚仗乞超越
拘攣簡拔俊傑如吳用周瑜魯肅晉任祖逖陶侃故事
使之各分方面連數十城推轂授權盡歸賜履巴蜀一
人荆襄一人兩淮各一人一切便宜行事不復更從中
御庶幾伸縮由已機用出心蓋推廣鄉者備邊之策且
曰臣之此策行於開禧未用兵之前決不至罹今日之
患其論楮法尤中時弊上稱歎久之且謂卿文學高世

宜代予言力辭何爲卒以老祈免章四上免兼直改待講數日仍兼直學士院五辭權給事中權刑部尚書及卒轉兩官遺表上又轉四官汝談天資絕人沈思高識自少至老無一日去書冊其論易以爲爲占者作書堯舜二典宜合爲一禹功只施於河洛洪範非箕子之作詩不以小序爲信禮記雜出諸生之手周禮宜傳會女主之書要亦卓絕特立之見爲文章有天巧篤於倫誼而忘仇怨御史王益祥嘗劾之後汝談官其鄉益祥愧不敢見汝談乃數過之相得歡甚嘗論議韓非李斯皆有荀卿之才惟其富貴利欲之心重故世得而賤之惟

卿獨能守其身不苟希合士何可不自重哉所著有易書詩論語孟子周禮禮記荀子莊子通鑑杜詩注

趙汝讜字蹈中少倜儻有軼材智略出人上龍泉葉適嘗過其家汝讜年少衣短後衣不得避適勸之曰名門子安可不學汝讜慚自是終身不衣短後衣折節讀書與兄汝談齊名天下稱爲二趙以祖遺恩補承務郎歷泉州市舶務利州大軍倉屬從臣薦宗室之賢者監行在右藏西庫韓侂冑謀逐趙汝愚汝讜兄弟昌言非是且上言訟汝愚冤侂冑懼其詞直使其黨胡紘再攻汝愚以汝讜兄弟受汝愚厚恩私屬爲之畫策惑亂天聽

爲言斥使去國坐廢十年調華亭浦東鹽場棄職去辟
浙西安撫司幕官調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皆不赴以
前官改鎮東軍登嘉定元年進士第爲大社令遷將作
監簿大理司農丞與史彌遠不合請外改湖南提舉常
平易江西尋提點刑獄瑞州大姓幸氏貪徐氏田不可
得強取其禾終不與誣以殺婢寘徐獄徐訴其冤汝讜
以反坐法黥竄幸氏籍其家幸氏走告急于中宮徙汝
讜湖南旣至則表直臣龔夬墓瀏陽有豪民羅氏奪民
田汝讜復懲以法遷知溫州卒汝讜常言宗子不忘君
孝子不辱身臨難則功業當如朱虛立身當如子改

趙希館字君錫舊名希喆登慶元二年進士第改賜今
名少扶父喪歸道遇寇左右駭散希館拊棺慟哭不懼
寇義而去學于陳傅良徐誼旣舉進士調汀州司戶峒
寇李元礪方起汀人震懼郡會僚佐議守城希館下坐
無一語守異之曰不言得無有所見乎希館曰守城非
策也距城三十里有關曰古城若悉精銳以扼其衝賊
不足慮矣守以付希館人爲危之希館至關審形明間
申令謹候分晝粗定賊已遣諜窺關希館得諜詰之縱
其舉火相示而羸師以誤之夜半賊數百銜枚突至希
館嚴兵以待賊且至始命矢石俱下賊無一免餘黨聞

風而遁希館引還老稚羅拜相屬希館繇他道以避之事聞詔升州推官治疑獄決滯訟攝下邑弭亂卒去之日軍民遮道泣送者數十里調主管夔州路轉運司帳司疏大寧鹽井利病使者上諸朝民便之改知玉山縣未行召對希館首言民力困於貪吏軍力困於饋帥國家之力則外困於歸附之卒內困於浮冗之費次論四蜀銓科舉之弊次論大寧鹽井本末寧宗嘉納之授大理寺承遷大宗正承權工部郎官宗姓多貧而始生有訓名爲人後有過禮吏受賕亡藝莫敢自陳希館白其長推行之會朝議燕邸近屬赴朝參者少命希館易班

希館力辭弗克特換授吉州刺史提舉佑神觀未幾廷臣言宗姓換班人嘗舉進士請視朝士聽輪對於是希館次對時首論今日多事之際而未有辦事之人朝紳清選也以緘默爲清重以刻薄爲舉職以無所可否爲識體閫寄重任也以大言爲有志以使過爲知恩臣非敢厚誣天下以爲無人患在選擇未得其道器使未當其才爾授成州團練使賜金帶令服繫以寶璽推恩進和州防禦使理宗卽位進潭州觀察使以公族近邸恩特加厚又進安德軍承宣使希館引對言初政急務莫先於明道總治統收人心上爲動容越明年論祠祭不

綱禁衛不肅慈明宮上壽升節度封信安郡公卒遺奏
聞上震悼輟視朝賜含斂贈以金幣希館風資凝重曾
抱魁壘揚人之善不記人之過急人之難不忘人之恩
居官祁寒盛暑未嘗謁告衣食取裁足而已追封信安
郡王

趙彥呐字敏若彭州人登四川類試第少以材稱吳曦
叛以祿禧僞守夔彥呐結義士殺之遂顯名嘉定十二
年關外西和州新被兵制使安丙檄使經理金人再至
戰却之因請脩州北水關募民耕戰以守又勸丙盡捐
關外四州租結民兵使各自爲守皆不行在州五年得

軍民心轉提點刑獄尋帥沔時譽甚都及崔與之代丙
始察其大言無實謂他日誤事者必此人請廟堂毋付
以邊藩尋奪其節制寶慶元年乃移帥興元三年會鄭
損棄四州退保三關彥呐力爭不勝罷歸家者五年紹
定四年桂如淵代損起彥呐於副使更李璫黃伯固皆
彥呐副之端平元年遂升正使丞相鄭清之趣其出兵
以應入洛之役不從秦鞏之豪汪世顯久求內附至是
彥呐爲力請數四清之亦訖不從三年金人大入至三
泉彥呐大敗貶衡州其子洸夫用事亦竄嶺南史嵩之
留之江陵兩年卒

趙善湘字清臣濮安懿王五世孫父武翼郎不陋從高宗渡江聞明州多名儒徙居焉善湘以恩補保義郎轉成忠郎監潭州南嶽廟轉忠翊郎又轉忠訓郎慶元二年舉進士以近屬轉秉義郎換承事郎調金壇縣丞五年知餘姚縣開禧元年添差通判婺州嘉定元年以招茶寇功赴都堂審察提轄文思院出判無爲軍兼淮南轉運判官淮西提點刑獄四年改知常州八年主管武夷山冲佑觀十年知湖州十一年丁內艱明年起復知和州三辭不獲命遷知大宗正丞兼權戶部郎官改知祕閣淮南轉運判官兼淮西提舉常平兼知無爲軍進